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廣東新語 第十三卷 藝語

○白沙書 白沙先生善書，其《書說》曰：「予書每於動上求靜，放而不放，留而不留，此吾所以妙乎動也。得志弗驚，厄而不憂，此吾所以保乎靜也。法而不固，肆而不流，拙而愈巧，剛而能柔，形立而勢奔焉，意足而奇溢焉，以正吾心，以陶吾情，以調吾性，此吾所以游於藝也」。甘泉云：「先生初年墨跡，已得晉人筆意，而超然不拘拘形似，如天馬行空，步驟不測。晚年造詣益自然，自謂吾書熙熙穆穆。有詩云：神往氣自隨，氤氳覺初沐。夫書而至於熙熙穆穆，豈非超聖入神，而手與筆皆喪者乎？此與勿忘勿助之間，同一天機，非神會者不能得之。學者因先生之書以得夫自然之學，毋徒役耳目於翰墨之間，斯為可貴焉耳」。甘泉亦善書，常與鄭氏詩云：「孔新愛我字，字者心之畫。心苟有神妙，不畫亦自得。由畫以得心，立造神妙域。氤氳初沐時，太和未鳥跡。吾欲斬茅根，同子坐端默」。

白沙晚年用茅筆，奇氣千萬丈，峭削槎牙，自成一派，其縛禿管作擘窠大書尤奇。諸石刻皆親視工為之，故慈元廟、浴日亭、莊節婦諸碑，粵人以為寶。甘泉亦能大書，南京燕子磯有「天空海闊」四字，刻絕壁上，旁一詩有云：「新秋窈窕題詩還」。其梅關、五仙觀、浴日亭三碑，人爭才之。吾粵先輩多善書。有趙東台者，於訶林書「梁唐嘉樹」四大字。而黎瑤石於錦石山書「華表石」三大字，大徑丈餘，人皆以為神筆。瑤石真、草、篆、隸皆善。文徵明嘗語人云：「書法嗣吾後者，惟敬也」。卒後，有購其一紙，輒出數金。高麗使至，必求其筆跡以歸。鄭湛若八分絕得漢法，楷書仿顏氏家廟碑，自書所撰詩集，使工刻之，卷首篆「藏之名山傳之其人」八字。東莞週一士，以二王楷書書五老園稿，字若指頭大，適媚可愛，得之者珍猶美璧也。

○諸家畫品

白沙字，李子長畫貓，梁市南、陳全人白描佛相人物，袁道生山水，黎叔寶印章，黃仲亨印紐，皆粵東之所貴也。尹伯陽花鳥，能曲盡其情狀，稍惜筆重耳。凡寫生必須博物，久之自可通神。古人賤形而貴神，以意到筆不到為妙。粵東以翎毛名者頗眾，若呂紀、林良、張穆之皆神氣生動，不甚著意，設色如生，故可貴。林良祖黃筌、邊景韶，而枯榮之態、飛動之勢似過之。章皇帝嘗召良為待詔，一時畫苑稱雄。若馬遠以山水，劉鑿、陳瑞以鬆，鍾雪舫以春草，皆自以為不及。白沙有《題林良林塘春曉圖》云：「煙飛水宿自成群，物性何嘗不似人。得意乾坤隨上下，東風醉殺野塘春。」亦貴之也。有官能者，香山千戶所小旗，生有巧思，欲與林良抗衡，所畫鱗鬣亦精絕。又有張千戶善畫鬆，白沙有歌云：「張侯畫鬆人不識，鬆不畫橫惟畫直。上乾青霄下盤石，倒卷蒼龍二千尺。神物安可留屋壁，變化虛空了無跡，不然恐遭雷斧辟。左手執弓右持戟，取勝無過萬人敵。侯其畫鬆費筆力，張千戶鬆不多有」。觀此歌，亦可想見其妙矣。穆之尤善畫馬，嘗畜名馬曰銅龍，日雞冠赤，與之久習，得其飲食喜怒之精神與夫筋骨所在，故每下筆如生。嘗言韓乾畫馬，骨節皆不真，惟趙孟頫得馬之情，且設色精妙。又謂駿馬肥須見骨，瘦須見肉，於其骨節長短，尺寸不失，乃為精工。又謂馬相在骨，其腹前有兩蘭筋，嘗微動者則良。前蹄後有灶，謂之寸金。馬奔馳時，後蹄能擊到寸金，謂之跨灶。跨高一寸者為駿，低者次之。寸金處常破損如豆大，有血流出不生毛，是為跨灶之驗。凡馬皆行一邊，左前足與左後足先起，而右前足右後足乃隨之，相交而馳，善騎者於鞍上已知其起落之處。若駿馬則起落不測，瞬息百里，雖欲細察之，恒不能矣。故凡駿馬之馳，僅以蹄尖許至地，若不沾塵，畫者往往不能酷肖。穆之畫鷹及蘭竹亦善。他若寫山水者彭伯時、賴白水、英白石，花卉者趙裕子，蘭者楊憲卿，竹者梁森瑯、梁文震，皆一時高手。伯時名滋，性高簡，不輕為人作畫。嘗有豪貴奪其田，曰：「為我畫，即歸汶陽」。伯時唾之不為畫，卒棄其田。

○鼓琴

唐末，連州陳用拙善鼓琴，著有《琴籍》十卷，載琴家論議操名及古帝王名士善琴者，以古調無徵音，乃補新徵音，調商即徵音雲。宋英德石汝礪亦善琴，所言樂律一以琴為準，著《碧落子琴斷》一卷，鄭樵最稱之。二書惜皆不傳。明南海陳元誠制六虛琴，准古協度，以雷張自況。白沙先生雅好琴，嘗夢撫石琴，其音泠泠，有一偉人笑謂曰：「八音中惟石音難諧，今子諧若是，異日其得道乎？」先生因自稱石齋。有詩云：「寄語了心人，素琴本無弦」。予為作《石琴歌》云：「端州白石天下稀，聲含宮商人不知。斲就瑤琴長四尺，輕如一片番流離。石音最是難調者，碧玉老人能大雅。由來太古本無弦，不是希聲知者寡。無弦吾欲並無琴，琴向高山流水尋。人籟豈如天籟好，空中寫出太初心」。石琴今在江門，碧玉老人，先生所自號也。

鄭湛若有琴曰「南風」，宋理宗物也，又有綠綺台，先朝武宗皇帝御琴，而唐武德年所制者也，其游輒與二琴俱。有西湖修琴社及琴酌送羽人詩，他所詠亦多言琴。平生喜畜古器玩好，貧則以質子錢家。俗謂質曰當，當主例付票以為驗，故湛若有前當票序、後當票序，視其目，皆奇器也。而二琴亦時出入質家，有詩云：「三河十上頻吹玉，四壁無歸尚典琴」。庚寅城破，以二琴及寶劍、懷素真蹟等環置左右而死，意若殉焉。越人莫不傷之，有為抱琴歌以弔者曰：「抱琴而死兮當告誰，吁嗟琴兮當知之」。湛若既殉難，綠綺台為馬兵所得，以鬻於市。惠陽葉錦衣見而歎曰：「噫嘻！是毅皇帝御琴也」。解百金贖歸。暇日泛舟豐湖，出以相示，予撫之流涕，因為長歌，有云：「中書乃自劉家得，似捧烏號淚沾臆。珍重君王手澤餘，大弦小弦日拂拭。時飛纖指理南風，彷彿重華見顏色」。又云：「城陷中書義不辱，抱琴西向蒼梧哭。嵇康既絕太平引，伯喈亦斷清溪曲。一縷腸綵寡女絲，三年血變鍾山玉。可憐此琴遂流落，龍唇鳳喙歸沙漠。蔡文胡笳相慘淒，王昭琵琶共蕭索。歎君高義贖茲琴，黃金如山難比心。我友忠魂今有托，先朝法物不同沉。」

南海陳拾遺善琴，有一古琴，不知其斷自唐代也。有客為言，向於某家見此琴，刻有「大歷四年」四字，今底池旁惟新漆一方，蓋舊漆剝去，字無存矣。於是拾遺欣然知琴之歲。為詩云：「端居珍所尚，三歎少知音。不遇丁年友，那稱大歷琴」。

○黃仲亨元玉

東莞黃貞仲亨，性絕巧，所制金石竹木諸器，及雕刻印紐，為天人、山鬼、螭虎、白澤、飛狐、日、鳥，各依石玉之色，點黃綴白，一一天成。即瓦礫入手，亦生光怪。湛若有《元玉歌》云：「寶安山人黃仲亨，離奇坎壈尤多能。文心賦手老莫展，乃與怪石爭。有時得錢但沽酒，蛟螭盤拿入雙手。不知切玉與切泥，但見魚鳧颯飛走」。南海有朱未央者，所摹秦漢印章亦古雅，於晶玉上作蠅頭真草字體，適媚如二王，迅疾若風。

○刻印

陳喬生善篆刻，常為《四面石章賦》云：「印章之便者，莫如四面矣。六則妨持，兩則罕變，酌於行藏，四始盡善。若夫青田舊凍，美石勝玉，淨比菜心，潤同栗熟。磨之方正，角八面六，隨手皆安，平心各足。罔事螭蟠，奚容鬥覆。或方孔橫通，或混沌不覈。貫組何傷，待銘亦妙。小匠既治，名公始制。遯訪甘，何，邇推陳，魏。祖述秦漢，旁搜書契。龍信蠖屈，鳳儀虎勢。或蟲籀以間斯冰，或齋堂以參名氏，或陰文而配陽字，或道號而隆私記。油朱璀璨，鐵筆神麗。緩用勤拭。披文遊藝。故足貴也。彼夫刻意龜，殫精縮紐，不解六書，徒作矯柔。玩物喪志，亦孔之丑。吾無取焉」。

○制硯

陳中洲有小端硯，其賦有云：「水岩紫雲，硯惟此珍。誰其琢之，專諸巷人。堂似坳而非坳，池既鑿而未鑿。底欲剝而不剝，邊務擴而即擴」。四語盡硯式之妙。

○陳孟長瓦器

新會陳孟長，居崖門，稱高逸士。美周調其人性口嗜奇，每拾溝中零瓦，因其方圓，磨大龍湊合，為盆盎瓶盂諸器，精雅絕倫。湛若調孟長削竹為箬，琢瓦作釜，飾以箴銘，疾如風雨，使人得其精而忘其粗，尚其象而升其質，莫不以為異寶。其人深湛好

書，工吟詠，尤善集古。能不自運，托古人以運，矢口成聲，隨觸生變，吻其新容，奪其故相，如出一口一時之語。以彼之才，托之於詩與物如此。天固以無用奇孟長，而孟長亦欲以無用自奇耶！